

常
青
藤
文
丛

何镇邦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文化履迹



常青藤文丛

文化履光

何镇邦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I 267/103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履痕/何镇邦著.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3

(常青藤文丛)
ISBN 7-311-02170-7

I. 文... II. 何...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5451 号

常青藤文丛·文化履痕

何镇邦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电话:8617156 邮编:730000

E-mail:press@onbook.com.cn

http://www.onbook.com.cn

兰州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兰州奥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6.625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64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7-311-02170-7

定价:13.50 元



何镇邦,1938年11月出生于福建省云霄县一个中医世家里,1962年9月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评论家。著有文学评论集《长篇小说的奥秘》、《当代小说艺术流变》、《文学的潮汐》、《文体的自觉与抉择》、《九十年代文坛扫描》等五部以及散文集《笔墨春秋》一部,主编或与友人共同主编《文体学丛书》、《当代名家随笔丛书》、《中国当代女作家情感世界散文丛书》、《黑马长篇小说丛书》、《名家侧影》等大型书系。近年来,曾多次应邀到北美和东南亚访问和讲学。

自序

十几年来，我在从事文学研究、文学评论和文学教学活动的同时，也试着写了一些散文随笔，作为紧张的研究与教学工作的一种调节。因此，散文随笔写作纯属我的业余活动，散文随笔作品也就成了我从事文学评论、文学研究活动而产生的一批成果的副产品。而我之喜欢散文随笔的写作，可能同散文随笔这种文体有较大的写作空间，有较强的主观抒情色彩，有较大的弹性等特点有关；写散文随笔，往往有一种宣泄的快感，又可以利用边边角角的时间。于是竟一发而不可收，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的十几年间，且写且发表，竟然有了近二百篇的作品。除了1998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第一部散文集《笔墨春秋》中收入的数十篇作品外，这本集子中又收入了六十篇作品。迄今为止，除了关于文坛一些名家的速写，以及“边走边吃”中关于美食的篇什，还有若干茶话，准备另外结集出版外，其余可收的大都收入这个集子中了。

我这个人向来胸无大志，随遇而安，因为才量既不高，机遇又不好，哪来的大志！因此，虽然搞了几十年的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也没有较高的目标和周密的计划，往往是碰到什么就写什么；至于作为副业的散文随笔，更是没什么写作计划，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了。尤其是前些年“下岗”之后，生计成了问题，于是只好卖文为生，搞点零碎的小文章换取稿费养家糊口，这就更深切地领会到古人所说的“著书都为稻粱谋”的滋味了。但是，我的写作也不是一点计划也没有，长篇小说创作的态势仍然是为我所关注的，写了五万字的一部关于长篇小说文体的专著并且想于近年把它写完。

至于说到散文随笔的写作，大体上也有这么几个方面：关于文化以及文学的随笔，记录游踪的游记，侧写名家风采的速写，还有记录各地美味佳肴的“边走边吃”以及谈论茶文化的茶话等等，就是我的散文随笔写作涉猎到的几个方面。

收入这个集子的六十篇文章，按其题材和体裁，我把它分为四个小辑：

第一辑：文化履痕。这一辑收入的三十四篇文章，都是篇幅较短的随笔。《说“恶补”》等几篇，是就文坛某些现象有感而发的，有点杂文味；《且看体育彩票火遍京城》等一个系列，是就一些文化现象或社会现象发的议论，是比较规范的文化随笔；此外，还收入谈论读书写作和谈论某些刊物个性的几篇文章，最后几篇，是关于文学的短论和随笔，也一并收入。这一辑，篇目最多，内容也比较杂，但大概可以用“文化”来统领其内容，用“随笔”来总括其体裁。

第二辑：挽歌小辑。这一辑收入的八篇文章，是悼念师辈和先贤的，这是我写的比较动感情的几篇文章，收集于兹，算是对几位已逝的老师和先贤的追思和悼念。

第三辑：浪迹天涯。这一辑收入游记九篇，记述我在国内外留下的游踪。这些文章，描写各地的山川景色，记述我旅游中的经历（有的经历还带有点传奇色彩，诸如2000年7月在纽约世贸大厦107层上巧遇孙广举一家，就有点传奇性），赞美纯朴深厚的友谊，大致也都是从文化角度着眼落笔的，因此也都收入这个集子。

第四辑：生命驿站。收入此辑中的九篇文章，从我的小学、中学再到大学生活，以及最后定居北京亚运村，对我生命历程中的几个重要的驿站均有较详尽的描述；收入此辑中抒写乡情以及别的几篇带有抒情色彩的文章，也都是我生命的驿站。

此书写成之时，为了书名的选取颇费了些踌躇。在电话中我将此事告知我的老同学、挚友、本丛书的主编王春瑜，他为

我指点迷津，要我选取“文化履痕”作为书名。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冥思苦想了几天，翻腾了十几个书名，全感到不合适，没想到春瑜兄一语中的、解决了难题。当下，什么都要沾点文化气，从酒文化、茶文化、饮食文化到旅游文化、广场文化，好像离开了文化就不时尚！一股“文化热”，热了近二十年都还没退潮。我也来赶一下这个“文化热”的时髦，可能有点可笑。但是，没办法，谁叫我大小也算是个文化人呢，而且本集中收入的六十篇文章，大都是同文化沾上边的，也可以说是我从事文学事业留下的一点迹痕。

说起履痕，我想起了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在故乡小县城的一种生活场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我在家乡的县城上高小和中学，每当夏日的夜幕降临，大街小巷里便响起一阵阵节奏明快的木屐声。这种敲打在老石板路面或水泥路面上的木屐声，传达出一种生活的节奏感，使人感到小镇的浓浓的生活气息。半个世纪的岁月流逝了，这阵阵木屐声犹如在耳边响起，使我回忆起在故乡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流金岁月。惟其如此，我对“履痕”二字好似有种特别的感情。

这本小书得以顺利编辑出版，首先要感谢兰州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张克非先生和社长陶炳海先生的关心和提携，是他们给我这本小册子面世的机会。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高燕平女士为此书出版付出的辛勤劳动。当然，也要感谢这套丛书的策划者、主编、我的挚友王春瑜先生，他不仅把我的书纳入这套丛书的出版计划，而且为我这本书起了个很好的书名。此外，在《长城润滑油》编辑部工作的几位年轻的朋友：钱志勇、刘凤玲、马平、王笑博等都在这本书的编辑过程中给予了我以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何镇邦

2003年1月23日记于北京亚运村



目录

1 / 自序

第一辑：文化履痕

3 / 说“恶补”

5 / 说攀附

7 / 说“托”儿

10 / 童子功

12 / 自由消费生命的乐趣

14 / 且看体育彩票火遍京城

16 / 平安夜去“泡吧”

18 / 在京城逛书店

20 / 京城处处茶艺馆

22 / “作家书屋”漫步

24 / 广场文化随想

26 / 曲高未必和寡

28 / “文艺杂交”与“拿来主义”

31 / 在美国感受“安全”

——访美杂记

34 / 湘泉酒城与酒文化

37 / 沂蒙奇石与石文化

40 / 书籍的装帧美



读书三要 /	42
我的两种读书方法 /	44
关键是兴趣的培养 /	47
重要的是保持那股朝气 /	49
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桥梁 /	51
——贺《海峡》创刊二十周年	
金盾精神礼赞 /	53
橄榄情深 /	55
“橄榄绿保护神”礼赞 /	57
社会性与文化品格 /	59
《当代警察》的文化品格 /	61
警营文化的一面旗帜 /	63
抗议后的沉思 /	65
略说文学的抽象与想像 /	67
躁心·圣心·平常心 /	70
小说拒绝悲哀 /	73
——关于小说创作形势的一点看法	
耐人寻味的《红色的天空》 /	76
文学急需“补钙” /	79



第二辑：挽歌小辑

- 85 / 赵景深先生二三事
- 87 / 哭汪老
- 91 / 中国一位纯粹的文人
——汪曾祺先生周年祭
- 94 / 遥望远去的冰心
- 98 / 乡情依依
- 101 / 送孔阳师远行
- 104 / 光年同志的遗憾
- 107 / 秋风瑟瑟忆艾煊

第三辑：浪迹天涯

- 115 / 金鞭溪的召唤
——三上张家界追记
- 121 / 百脉泉与清照园
- 124 / 贡戈尔草原之夜
- 127 / 鱼岛三章
- 132 / “烟花三月下扬州”
- 136 / 一次非凡的审美经历
——加拿大洛矶山记游



嘉陵江畔一古镇 / 143

——漫步磁器口

北美之旅小札 / 147

阿什河的诉说 / 155

——初访阿城,初探“金源文化”

第四辑:生命驿站

我的塾师与乡村小学 / 163

我是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 / 166

——中学时代生活片段回忆

难忘的复旦园 / 173

——记我的大学生活片段

故乡的果园 / 186

甘蔗林与土榨寮 / 188

橄榄绿情思 / 190

长城情 / 194

中秋吃月饼 / 196

家住亚运村 / 199

跋◆王春瑜 / 202

第一辑 文化履痕



说“恶补”

在传统医学来看，凡大病初愈、年老体衰或体弱多病者，均需进补。补品既有药补，又有食补；进补的方法既有渐补，又有恶补。所谓“恶补”，就是集中地突出地进补。这种方法，对于一些急需进补的人，也许可以奏效一时，但副作用也较多，尤其是对那些体质虚弱经不起补的人，“恶补”的结果往往是补出不少毛病来，诸如虚火上升、肝阳上亢、流鼻血、血压高等等。于是，不仅达不到补养身体的目的，反而给身体带来一些新的疾病。由此可见，非到万不得已，“恶补”实在要不得。

近些年来，这种“恶补”的做法也被有些人用到学知识、做学问上来。例如一些并无文化的人，由于某种机遇，或者用了一些非常的手段到了某些文化机关的领导岗位，于是就采用“恶补”的方法，突击性地补充些文化知识。这样做，可能也有些作用，但是后患却是无穷的。由于缺乏系统的、循序渐进的学习，于是常常张冠李戴，出些常识性的错误。就说文学史吧，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学史，在一所正规的大学中文系本科里，仅中国文学史一门课，就有先秦两汉、隋唐五代、宋元明清、近代、现代、当代等阶段，正规学习起来，要好几年。如果突击听几次讲座，或翻几本书，不系统地学习，就很容易出错，甚至闹笑话。有那么一所文学院，来了个并不懂文学的人



当了个副院长，此公又爱炫耀他的文学知识，言必谈文学，于是笑话百出，竟然把汉乐府民歌《陌上桑》里描绘的美女罗敷说成是《诗经》里的，把罗敷一下子提前了上千年，成了人们的笑柄。还有那么一位并不怎么懂文学的文学界领导讲文学，竟然说什么“《诗经》是我国最早的文学形式”。这话听来似是而非，其实大错特错。《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怎能变成一种文学形式呢？就文学形式而言，诗也不是最早的文学形式，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文学形式，还有散文、神话等等。连文学史都不懂，又怎么能很好地做文学界的领导呢？真是天晓得！

还有那么一些地区的党政领导，不懂科学，也很少文化知识，不进行较系统地学习，只靠听一两次讲座“恶补”一下，就大谈高科技，并要在一个没有一所高等院校和没有一家科研机构的偏僻地方建设什么“东方硅谷”，结果不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就是笑话百出。

看来，一些领导为了突击性地补充一些文化科学知识，进行各种形式的“恶补”，是不可取的。对于某些文化科学机关的领导来说，外行不要紧，只要能踏踏实实地系统地学好某一学科的知识，就可以变成内行。比如文学界的领导，最好认真读一部比较可靠的中国文学史和一部比较好的文学概论，那样至少对文学发展规律就会较好地把握，至少再不会出常识性的错误了。如能这样做，则幸甚。

1997年11月



说攀附

攀附者，攀龙附凤之简称也。

攀龙附凤之风，是封建社会的一种恶习。一个人社会地位低下，要出人头地，在社会上取得一定的地位，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不是靠自己扎扎实实地去奋斗，而是攀附达官贵人或社会名流来达到此目的，这种攀附之风，在封建社会是愈演愈烈，尤其是儒林之中，此风更盛。读清人吴敬梓著的长篇小说《儒林外史》，即可以看到这种攀附闹的笑话。该书第三回“周学道校士拔真才，胡屠户行凶闹捷报”最精彩之处固然是写范进听到中举的喜讯后喜极而疯和他的岳父大人胡屠户那一巴掌把他打得醒过来；但范进醒来后，张乡绅来贺时攀附为“世弟兄”，此后又有许多人来奉承这位新科举人：“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那一场攀附新科举人的闹剧，真是值得玩味。当然，世人共知的曹雪芹所写的刘姥姥进大观园的喜剧，也写尽了穷亲攀附贵人的人生世态。

当今社会，算是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了，可是封建社会盛行的攀附之风并不见止息。最近一件亲历之事颇使我震惊，也让我大开眼界。

前不久，我和北京文学界、新闻界的一些朋友应邀到四川绵阳参加一个文化活动。这个活动内容很丰富，既有庆祝绵阳

市文化艺术中心暨沙汀文学艺术院落成，还有为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而举办的“广场文化周”，其中包含了三个学术活动。我主要是去参加女作家毋碧芳的新都市小说研讨会的。绵阳市党政领导对文化的重视和对文化的投入令人赞许，文化艺术中心大楼的建设也值得赞叹，广场文化周的举办也是成功的。但是，其中有一次活动即《红楼梦》曹周本出版座谈会却令人瞠目，叫人开眼。绵阳有位周女士，写了本《红楼梦新续》，十年前由团结出版社出版，也曾送过我一册，作为《红楼梦》的一种续书，当然是可以的，而且续得也还不错。但不知哪位高人出了个馊主意，不久前让周女士把续书改了改，变四十回为三十九回，又增添了若干篇幅，与曹雪芹的原著八十回本合印在一起，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署上曹雪芹、周女士两位，称之为《红楼梦》曹周本。这种攀附死去数百年名人的做法就有点荒唐，有点可笑了。有天上午，我们应邀参加文化周活动的各路人马都被带到新落成的绵阳市文化艺术中心大楼的礼堂，参加纪念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座谈会。会后，又都一律被留下来参加这个对我们有点突然袭击的“《红楼梦》曹周本出版座谈会”。因为会前我们并没看到书，我们对此种做法并不赞同。于是，就各尝一次被强拉去当“托儿”的滋味。当然，收获还是有的，我在会上读到一份材料，那是周女士撰写的《〈红楼梦新续〉曹周本〈红楼梦〉等书出版前后情况》，材料中列举各位名人专家对曹周本的高度评价，其中有一款颇有意思，好评者“全国著名诗人”（姓名略去），“其父亲李某是大画家”，“父之友人瞿秋白、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丰子恺等”。这种由某诗人之父之友拐着弯来抬高自己身价的做法在攀附法中实在有所创造、有所发明，真是令人眼界大开。

大搞形式主义，大兴攀附之风，对于扎扎实实搞两个文明建设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发着封建社会腐朽之味的攀附之风可以休矣！

1998年8月